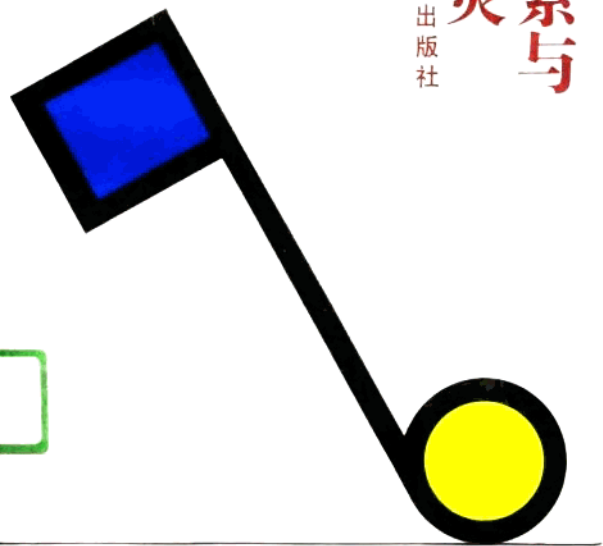


心灵的探索与
探索的心灵

●金钟鸣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7年5月作者在故乡—江苏无锡农村

作者小传

金钟鸣，笔名钟明、曾海、倪天、苏民、云梦莲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丁亥年（1935年）九月初五，出生于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华庄镇。1951年1月在无锡师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后历任吉林省文联评论员、吉林省文艺创编室负责人兼《吉林文艺》主编、吉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86年任时代文艺出版社第一总编辑兼《新苑》主编。近十年来，发表的文章曾获长白山文艺奖、吉林省科研成果优秀奖以及吉林省文联、社联、作家协会、文化厅的各种奖励，共计15次。为吉林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吉林分会理事、吉林省电影评论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戏剧研究会理事。

《心灵的探索与探索的心灵》序

公木

这里收的是新时期第一个十年间几十篇文艺论文，是在从史无前例大动乱的文化废墟上苏醒和站立起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叉点上，坚定而又步履维艰地向着新的创造时代迈进的呼唤。以解放的喜悦，以理智的确信，献给需要巨人和呼唤巨人的时代。是的，是汇合着千千万万人的声音在呼唤巨人。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追求精神，俱跃然纸上。一颗赤诚的心在跳动，一股深潜的热流在运行。谁能说仅仅是徒然的呼唤呢？

而今，历史车轮已驶进90年代，这些昨天的呼唤还能得到回应吗？诚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巨人还没有看到踪影，我们又匆匆向昨天告别。人们的双目既然生长在头脸前面，昨天不再现，要看朝霞就必须奔向一唱雄鸡的明天。但是，怎么能够盼望明天将会有红日从东方升起，而且万丈霞光辉煌灿烂，假如没有昨天？所以，纵然是明天不再现昨天的模样，却正是昨天赋予一种力量，对于明天永远能够盼望，将会有红日升起在东方，而且霞光万丈灿烂辉煌。这就是为什么虽云“明日黄花”，定然犹在盎然盛开。因为它正是在需要巨人的时代发出的呼唤巨人的声音啊！它的主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兴起，这乃是整个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当前，这个历史性的主

题不是中断了，而是更加迫切、更加现实地提到我们面前了。

是的，这些论文是在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的，但它却认真地看到了文艺创作中的突出成绩，出了很多好的和较好的作品，是过去不可能产生或很难产生的；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向深入发展，或者说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多种表现手法以至多种创作方法的探索与发展，超过了过去的任何历史时期；不只是产生了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更尤其是提供了文艺创作的可贵经验，为进一步解决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准备了条件，从而在肯定创作上对公式主义的突破同时，便实现了理论上对教条主义的突破。而这一些则正是昨天通向今天的契机。今天根本的任务，岂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吗？在一手伸向古代，着意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岂不是仍然必须一手伸向外国，严肃而认真地对待一切进步文化思想实行“拿来主义”吗？那么，再审读一遍这里所收取的或长或短的论文，便仍然会受到鼓舞，感到新鲜，心灵的探索与探索的心灵，尽管是昨天的呼唤，岂不仍具现实且更富现实的意义吗？之所以然，丝毫无须夸饰，只是由于“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使之确定起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怎么能在今天与昨天之间划一道鸿沟呢？当然，一切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里所“确定起来”的东西，是否找到了“无限”和“永久”，那还有待于历史的淘洗和时人的评弹。虽力或不逮，而心向往之，愿共勉旃！

1990年3月

目 录

《心灵的探索与探索的心灵》序 公木

第一辑

- 心灵的探索与探索的心灵
——新时期十年小说管窥 3
- 艺术生命的奥秘
——丁仁堂短篇小说论 25
- 诗意美的描绘者
——丁仁堂评传 46
- 真理探求者的剪影
——谈《盗火者的足迹》 63
- 美的寻觅和寻觅的美
——张天民电影剧作论 66
- 探索，向着历史人物的心灵
——评《秋风辞》中的汉武帝形象 80

生命，在历史长河里闪烁	
——评《古塔街》	87
新星，点燃了心灵的火焰	
——评《新星》	96
朝露闪烁的蓓蕾	
——评《春风》短篇小说专辑	101
独树一帜	
——夜读《土野的美学》	110
对艺术的痴情	
——章桂征装帧艺术印象	113

第二辑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	121
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双百”方针	
——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论述	131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	
——就文艺、政治、人民关系复友人书	137
要融汇贯通	
——学习马恩文艺论著要坚持科学态度	146
新人塑造随想	153
文艺评论的反思和前瞻	166
更新知识，改进评论	181
多维视野与文艺理论	190
电影评论：揭示美和缺陷的科学	194
贵在独创	204
献给电影公主的美学之吻	209

强化电影的主体意识	214
现代戏艺术生命断想	217
戏剧观念的多元化	226
戏剧的忧患意识	234

第三辑

伟大的潜水者	
——漫谈艺术想象之一	247
翅膀飞上天空 双脚留在地上	
——漫谈艺术想象之二	254
让斑斓的翅膀自由翱翔	
——漫谈艺术想象之三	261
心灵的奇妙闪光	
——漫谈灵感	269
诗的言志和缘情	
——致青年诗友	277
心画心声总须真	
——再致青年诗友	281
有境界方成高格	
——三致青年诗友	285
个性：艺术典型的生命	290
典型巡礼：	
堂·吉诃德：活着是疯子，死了却是智者	298
泼留希金：触摸得到的肖像	302
玛丝洛娃：美的毁灭和心灵的复苏	306
别里科夫：可笑可悲可憎的套中人	310
鲁迅给祥林嫂“画眼睛”的艺术	314

王熙凤：标致爽利精明歹毒的泼辣货	319
------------------------	-----

第四辑

献给需要巨人呼唤巨人的时代

——《拿来参考丛书》总序	325
--------------------	-----

自强，需要自省

——《丑陋的中国人》序	332
-------------------	-----

《京华烟云》序	335
---------------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漫谈阅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的问题	339
-------------------------	-----

心灵的轨迹

——后记	348
------------	-----

第一辑

心灵的探索和探索的心灵

●新时期十年小说管窥

人类的心灵，比沧溟的海洋更深邃，比寥廓的天空更神奇。作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①，作家就在这无际无涯的心灵——精神世界里探秘抉胜。从十年动乱的文化废墟上苏醒和站立起来的优秀作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恢复了作家应有的观察人类心灵的创造意识，用自己特有的心灵机能，去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本文打算从这个角度，对我国新时期的小说，作一点考察。

心灵：从盲区到平面镜到水晶体

人们常常把伟大的作品称作史诗，称作某某社会的百科全书，把伟大作家的一系列优秀作品称作诗史，称作现实主义的编年史。文学的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作为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文学，还应该在更深刻，也更确切的意义上，把它看作是人类灵魂的历史。经过时间老人的无情筛选而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经过千百年之后，仍然闪烁着永不凋谢的青春和永不衰竭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活跃着特定时代的真实灵魂。

对丰富多采、缤纷耀眼的新时期小说，也许要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才能作出比较科学、比较公允的评价。但是，从一些拨

动了人们心弦、引起了读者的审美情趣的优秀作品来看，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努力以自己的心血和才情，挖掘、描绘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不同程度上坦露了这些人物的心灵秘密，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心灵，这是一个多少有点模糊而富于弹性的概念。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人脑的机能，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感觉、知觉、意念、情绪性格、思想等等。文学创作要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这本来是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如同人要吃饭、学生要读书、农民要种田一样，天经地义。可是，在那个读书是“智育第一”、种田是“唯生产力论”的一切都颠倒了的年代里，“心灵”等同于“人性论”，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探索“心灵”当然就动辄得咎。当时的所谓文学，概念图解盛行，政策宣讲泛滥。写阶级斗争，一律是队长（厂长）犯错误，支书来帮助，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揪出个老地主（特务），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统统是“走资派”回潮、复辟，知识分子上当受骗，工宣队针锋相对，斗争胜利。公式化、概念化恶性发展到了模式化、机械化。人物不是被神化，就是被鬼化。不但“千人一面”，而且“万众一心”。文学中不再有真实心灵的跳动，只有江青一伙赤裸裸的反动政治概念，只有他们磨刀嚙噬的喧嚣。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文学已经陷于绝境。长期的高压、禁锢，使作家的心灵血迹斑斑，青年的灵魂伤痕累累。探索和创造的意识遭到粗暴压抑和销蚀。而且，文学上“左”的思想源远流长，多年来，作家对心灵的探索并不怎么受到鼓励，反而在历次运动之中常常作为“人性论”大受挞伐。提到这些，意在说明，我国的文学，曾经偏离了人类文学史上公认的轨道，十年动乱之中则更是废弃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常识，扼杀了文艺的生机。不许探索和表现一个一个独特的心灵，也就没有什么文学可言了。这种情况，决定了粉碎“四人帮”以

后我国文学起步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政治上的平反、甄别、改正，虽有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重重阻挠，毕竟三中全会一个决议，很快就纠正了历史性的错误。而文学创作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学基本知识的恢复，作家创造意识的觉醒，则是一个对作家心灵不断的、反复的清洗和复苏的过程。新时期作家对人物心灵的探索，首先是对自己心灵上的层层束缚的冲决。一般来说，作家们经历了在三个层次上的突破：

第一个层次：从简单的插图文学中冲杀出来，开始敲击人物心灵的窗户。作家的眼睛开始射向人物内心世界，心灵不再是作家熟视无睹的盲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展开，文学上很快出现了一个写作此类题材的热潮。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尖锐批判“四人帮”的作品，沿用了江青一伙大力鼓吹的政治图解和“三突出”的方法。正反面人物同样被神化和鬼化，同样成为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传声筒。不同的是正反面人物调换了位置。笔者甚至曾经看到过几篇本来是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改成了反“四人帮”的作品发表出来。这种紧跟政治运动、背离艺术规律的作品，当然不可能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也不可能去观察、表现每个人物的独特灵魂，这就形成了揭批“四人帮”作品的新公式。当时的年轻的业余作者刘心武、卢新华，不为这种僵硬公式所囿，而是听从生活的呼唤。他们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出发，勾画出了真实而独特的人物心灵。谢惠敏这个年轻健壮，外表积极而内心已经老化、冻结的姑娘，在文坛上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灵魂的震撼。这个新的形象，犹如一只报春的燕子，宣告着作家不仅粉碎了长期的高压和禁锢，而且一些历史负担较少的年轻作家，已经开始勇敢地冲破自己内心的重重束缚，开始以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以自己的心灵感受

生活，以自己的头脑思索生活，以自己的智慧发现生活。尽管今天读起来，谢惠敏、王晓华这样的人物，只是显露了僵硬、扭曲心灵的外壳，缺乏深一层的掘进，但是，这几个心灵剪影的出现，标志着作家的创造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挣脱主题先行、概念图解的束缚，开始恢复观察人、描绘人的才能。

第二个层次：突破从属于政治的狭隘文学观念，冲决抢题材、赶浪头和公式化、概念化的陈旧习惯和方法，在对时代风云的考察和人民命运的思索中，在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潮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特灵魂的人物形象。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促进作家创造意识的觉醒，作家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同社会变革的热浪相伴随。但是，如果作家只是以文革前的那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来对历史进行反思，来反映改革，就会驾轻就熟地走上抢题材、赶浪头、图解政策、演绎概念的老路，造成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泛滥。这是在“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其它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实到历史一些题材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新的框框、套套的重要原因。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少数抄袭、仿制，大部分是不约而同地适应某种政治需要，不谋而合地图解某种政策概念，而在活生生的人物灵魂面前，闭上了艺术的眼睛，停止了探索的步伐。

一批在政治浮沉中历尽劫波而较早恢复创造意识的作家，还有一批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登上文坛的年轻作家，不再满足于图解现成的政治结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透视，对未来的展望，从自己心灵的视角，着眼于严酷的真实生活，思索着人民的命运，探索着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灵魂。他们发表了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心灵为之一震的脱俗之作。方之的《内奸》中的田玉堂，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文坛上第一次出现的平平常常、真实可信的商人形象。田玉堂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不在于以一个商

人的身份做了小说的主角，而在于这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僵死观念的挑战，肯定了那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的价值，使得人们头脑里长期形成的过分干瘪的阶级关系和历史概念，也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几十年来，我国农村题材的作品，贫农坚定，中农动摇，富农行凶，都有固定的模式。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陈奂生上城》）不但粉碎了那种模式，而且把坚韧与愚昧、朴实与迷信揉合在农民善良的灵魂里。象李顺大这种“忠厚老实的跟跟派”，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画出了我国农民的魂灵。谌容《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既不同于过去作品中被改造、被呵斥的知识分子，也突破了当时把知识分子净化得接近高、大、全的新公式，这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她的那颗莹洁而苦涩、平凡而崇高的心灵，曾经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在老干部形象塑造上的突破。在一些作品纷纷把老干部写得一贯正确（或有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问题，且早已觉悟），实际上扎起了一个个苍白的稻草人的时候，我们从朱春信（金河：《重逢》）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虚伪自私而又天良尚未泯灭的灵魂，在历史悲剧中的颤栗；从秦慕平（张弦：《记忆》）对在最神圣言词掩盖下最愚昧行为的富于戏剧性的反省，看到这个老干部灵魂深处神的迷雾在散失，人的意识在苏醒。有一个人物几乎是在不经意之间，从《人到中年》里从容地走了出来：“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高人一等，损人利己，冷酷，伪善，已经渗进了这个“高干夫人”的骨髓，她的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和颜悦色之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作者对她的灵魂剖析含蓄而有分寸。“马列主义老太太”很快成为生活中某一类人的“共名”，说明这个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出现的典型人物，有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和审美价值。

仅举几例，就可以看到，在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的高潮中，

一批优秀作家对图解政治斗争、演绎现成概念的痼疾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以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实绩，以自己心血培植起来的文学生命之树，宣告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如果以急剧变革的生活节奏和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作为参照系，那末，尽管从微观上看，上述有些作品不失为文学珍品，而从宏观上看，我们作家对人类心灵的探索，不免有着明显的封闭、平面、直线、单调的缺陷。

第三个层次：全球意识的加强，生活视野的拓展，思维空间的开阔，文学观念的更新，我国作家对人类心灵的探索，开始呈现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化的局面。

三十年前，我国曾经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文化艺术的指导性方针，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闭关锁国、教条主义、现代迷信，使得这个方针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贯彻。我们现代文学的产生，本来得力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从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运用外部视角和立体观察方式，深深穿透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社会、心理核心。可是，鲁迅小说的这种现代意识，在以后的作家的创作中，除了少数有某种程度的体现，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小说创作，遵奉的基本上是被我们简化了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解放以后，则是被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教条化了的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政治运动一个一个地开展，“左”的思潮的越来越泛滥，连这两种现实主义也都遭到排斥，而陷入了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窄的创作胡同。这种带有浓厚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文学意识，使作家回到了小生产者文化所习用的内部视角和平面观察方式。在同一个题材面前，几个作家只能用同一种价值观念去挖掘其意义，只能

在同一个层次上去描绘同一类型的人物。《阿Q正传》中那种对农民命运的哲学思索被对日常生活、斗争的表层描绘所代替，《阿Q正传》中那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被小生产者好人、坏人的简单观念所代替，《阿Q正传》中那种对中国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批判性观照被对于阶级关系的概念图解和对革命斗争的简单歌颂所代替。这种离开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在文学意识上的倒退，是为什么几十年来的出类拔萃之作《红旗谱》，在高度、深度、力度上远远逊于《阿Q正传》的重要原因，是为什么公式化、概念化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盛行，而百花齐放的局面很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九七九年那批恢复了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仍然缺乏历史穿透力和凝重的思想厚度的重要原因。

近四、五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增加，我国文坛受到了带有世界性的所谓“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强烈冲击。一批敏感的、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在接受了丰富多样的新鲜信息之后，迅速开阔了视野，一方面向世界文化寻求“横向”认同，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意识”的反拨心理，有些作家又转而向我国古老的传统民族文化寻求“纵向”认同。封闭的线性思维转向开放的、多维的、立体的思维，作家们观察生活、探索心灵，也出现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这些作家给读者展现的人物心灵，不再是一面一眼看清的平面镜，而开始向多棱多角的水晶体发展。这些水晶体，透射出强度不同的当代意识。朱自治（陆文夫：《美食家》）和顾荣（柯云路：《新星》）这些按照现实主义方法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不再是过去我们简化、线性化了的现实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扁平式样，而有着立体感、纵深感，有着心灵意蕴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有着当代意识的鸟瞰和透析。王一生（阿城：《棋王》）、韩玄子（贾平凹：《腊月·正月》），已不复是人们习惯观念中的知青题材、农村题材里常见的有着先验框架的